

往事如昨

我的电气焊师傅

小非

我们进厂那会儿，正值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当口，先要集中学习一周，期间赶上了运动会，大家都去看热闹。

一位身着紫红运动衣裤、白色球鞋的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，有点像电影《女篮五号》中刘琼饰演的教练，意气风发。中年组百米预决赛前，他在原地不停地踮着碎步热身，看那架势，冠军非其莫属。

没想到结果大出所料，他竟然跑了倒数第一，奔跑时两腿虽然摆动很快，但是步幅太小，似乎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二，观众干着急也没办法，引得满场哈哈大笑。我心想，怪不得都说人不可貌相，原来我被那光鲜的衣着迷惑了。
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天之后他竟成了我的师傅。

师傅名为高培德，地道的烟台人，老辈儿的房子就在通伸，那是芝罘略微偏西的地方，一条小河穿行其间，自西向东缓缓流淌。学徒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师傅让我星期天中午去他家吃饭。我有点拘束，不过感情难却，师命难违，换了身干净衣裳也就去了。当时挺穷，也没钱买点礼物，关键还是不懂礼数。

师傅家离厂子不算远，1路公交车直线三站，向北再走

一站地距离就到了。心里一盘算，也没舍得坐车，走着就去了。进了通伸，却是七拐八绕，好不容易找到了。师傅正在自家小院外扫地，见面后指着小河说：“水有点臭！”

我是从乡下来的，虽然以前也是城里人，然而睽违日久，早已忘记了繁华，如今好不容易钻了回来，哪里会嫌弃这些？茉莉花茶沏好的时候，师傅感叹道：“还是人家大城市气派，北京的龙须沟比这条河脏多了，一解放就治理好了。”

师傅说的龙须沟，因老舍先生的同名话剧《龙须沟》颇有名。后来，《龙须沟》改编成电影，小学时我就看过。龙须沟周边居住的多为卖力气、要手艺的民众，与通伸有点相像，师傅由身边的小河想到了龙须沟，大概觉得栖身此地有些委屈。

说来也是，彼时的通伸，房屋低矮破旧，街巷狭窄局促，如同上海的老闸北。更确切地说，很像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的主人公早年居住的场景。往西上了通伸堵，就是乡下的概念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条水沟改成了暗河，屋舍拆迁重建后变成了“东方巴黎”，听上去非常光鲜。其实，根儿上的东西，哪能倏忽间就

变了呢？

后来我才理解了师傅内心的感叹，他是五级电焊工，支援抢修郑州黄河铁桥时，所在班组荣立过集体一等功，见过些世面。彼时工人分为八级，1958年始，学徒期满转正定为二级工后，就再也没有升级的事儿了，直到1978年才松了口。五级工肯定资格要老得多，这让我陡生崇拜。

师傅在老烟台街是数得着的钓鱼高手，那个活儿要去深水，起码没过头顶。师傅不会游泳，更别说潜水了。他的办法是，踩着特制的高脚板凳，用比别人长的竹竿绑住钩子，如同踩高跷般在海里穿梭，虽然水中平衡不易，师傅却能行走自如，也是奇迹。

师傅的拿手好菜是木须蛏子，他家这道菜的特点是蛏子多、鸡蛋少，与一般做法相反。彼时物质匮乏，这两种食材都很金贵。然而鸡蛋凭票供应，蛏子取自大海，师傅有赶海的本事，弄蛏子相对容易些，我们徒弟几个自然得以大饱口福，我就是这样在他家第一次见识、品尝并且喜欢上了蛏子，当然还有海蛎子。师傅曾在滴水成冰的时候，领着我去礁石上挖过海蛎子，还逼着我生吃，弄得我现在还好这一口。

闲着时，我也会找两根二十毫米的废钢筋，往操作转盘上一竖，练习立焊。

不过一年多光景，我就掌握了角焊、平焊、立焊的操作要领，只是仰焊尚有欠缺。工友们平日嘴无遮拦，一说起“仰焊”二字就会哈哈大笑，怪模怪样的。每当这时，师傅会故作严肃地“呲”我们几句。某次锅炉有个部位需要仰焊，师傅把我派了过去，焊了半天还是有砂眼，我掀开护罩观察。由于空间逼仄，不小心焊枪擦出弧光，眼睛被“打”了一下，红肿得厉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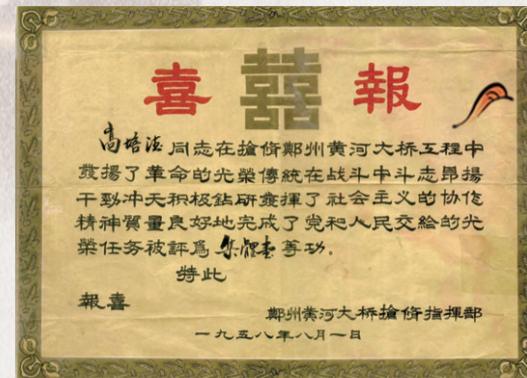
师傅说弄点奶子汤抹抹就好了，旁边机加工车间有位开机床的师傅恰在哺乳期，师傅让我去要点，这种事情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哪里张得开口，最后还是师傅把我领了过去。

一说缘由，人家倒是大方，找了个僻静处，挤了点盛在杯盖里给了我，几天后真的就消肿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办法并无科学依据，只要到了时间节点，什么都不抹，恐怕也会好起来的，然而彼时都是那种认知。自此以后，师兄弟甚至师妹都抓住这个话题开玩笑，弄得我看到人家那位师傅就绕着走。

师傅很严厉，学徒没几天，跟着他去补焊电镀槽子，他蹲在两个槽子间，焊了一回儿后，伸手要锤子想敲掉焊缝上的药皮，看看有无气泡。我把锤子递过去后，接着就被扔了回来，一下砸在了我的脚面上，疼得我龇牙咧嘴，好几天才消肿。师傅出来后，瞪着眼教训我，递工具要递把，尤其是别人干活不得劲时，从此我养成了这种与人方便的习惯。

师傅电焊手艺全厂大拿，不过谱有点大，也有些爱显摆。厂里传达室有个水炉，科室都到那里打开水，不知怎么裂了条小口子，师傅让我拉着电焊机去修补。那个水炉是不锈钢的，得用镍焊条，这种焊条不易掌握，炉里还满是开水，我心里发怵，热胀冷缩，若是炸裂了开水喷出来就糟了。

我让传达室放水，他们懒得搭理我这个学徒，我返回找师傅求教，他说就那样焊。我硬着头皮拿起焊枪，没想到刚焊了几十毫米，口子就向前开裂，补多少裂多少，我完全蒙了。手足无措之际，发现师傅就站在身后，原来他也有些不放心，就跟了过来。



1958年支援抢修郑州黄河大桥时，师傅高培德所在班组荣立集体一等功的喜报

—

我们厂原先叫烟台自行车

配件厂，1975年2月28日，烟台地区开始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“三大件”会战，“配件”二字终于抹去了。别看上海“凤凰”“永久”以及天津“飞鸽”大名鼎鼎，但规格都是26、28英寸，唯有我们的“飞碟”为20英寸的，独领风骚。

第二年“五一”前，厂里挑选了50位男女青工，骑着首批试制成功的50辆崭新的苹果绿自行车，风驰电掣般冲下通伸堵，向市委报喜，向劳动节献礼，引得万人空巷，蔚为壮观。

自行车大架连接要溜铜，我们班组专业是电气焊维修，电焊为主，当然气焊气割的活也不少，什么都得拿得起来。焊车架子是套子活，技术含量不高，不过怎么着也得学上三两个月。我学徒还不到一周，乙炔和氧气开关配合都不熟练，师傅就把我派去气焊车间帮忙。彼时全国都在“大干快上”，厂里不停地搞会战，维修班组甚至科室每天都要抽人到生产一线干活。

溜铜就是先用气焊把子将车架子连接处烤红，然后用黄铜焊条蘸上硼砂一抹，接着融化铜条，铜水“滋滋”一声就渗进了缝隙，管件就此连在了一起。不过说起来简单，没练过还真是不行。

气焊车间真够气派，工位拉成三长溜，每个工位旁一摞车架子，几十把焊枪喷射着红蓝色的火苗，场面壮观，然而“呼呼”的响声也够吓人的。我生怕气焊把子回火，若是引起氧气瓶爆炸就坏了，紧张得不得了。而且我那时根本掌握不住火候，铁管经常被烧出窟窿，只得不断用焊条去堵，留下了不少疙瘩，铜水溜没溜进缝隙也不知道，质量自然一塌糊涂，也出尽了洋相。

干了一个夜班，我说什么也不去了。别扭了半天，师傅让师兄李国永替换了我，他早我一年进厂，干这些活儿游刃有余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师傅不愿借人，却又拗不过车间主任，这才把我这个生手派过去支应。

我不明白溜铜为何要抹硼砂，师傅说那是为了清洁焊材表面，有利于黄铜融化后流动。师兄说，硼砂洗头可以止痒去屑。我们那时都是用肥皂洗头，既然硼砂有清洁作用，何不试试？反正有的是。几次之后头发开始脱落，立马不敢用了。

师傅电焊、气焊没得说，然而气割却略逊一筹，气焊车间有位王师傅喜欢和他较劲。王师傅割炬一收，铁板“砰”地应声落地；师傅起身后，往往还要用铁

锤使劲砸。铁板存放在空旷处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感觉师傅面子有些过不去。

久而久之，我和师兄摸到了窍门，师傅主要是走枪过快，氧气风量开得也不够，这与他的急脾气亦有关系。很快，我和师兄在气割上就不输师傅了，他自然心知肚明，不过谁也不会点透。有时别的班组要用铁板，往往会对师傅说，这点小营生就不用劳你大驾了，打发个徒弟去就行了。

然而很粗的圆钢就是另一码事儿了，我割过一次直径四百毫米的铁柱，起重机把它从车上吊起拽在钢材库地上后，就任谁也搬不动了，需要就用割炬截下一段。这活儿先要在圆钢身下挖个深坑，以备贮存流下来的铁水，大号割炬外，两个氧气瓶要并联吹风，那种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：红中泛白的铁水烤得衣衫很快湿透，巨大的风量使得双手几乎控制不住气割枪把子，震耳欲聋的声响令人心惊胆颤，现在想起来依然有些害怕。

我想有那番经历，主动请缨。那天师傅去了，王师傅也去了。师兄后来告诉我，师傅没把握，怕出问题，但又要面子，于是让师兄悄悄请来了王师傅压阵。

自行车生产钢管用量很大，厂里有个冷轧车间，带钢在那里压延制成各种规格的管子，废品则成了大伙儿的宝贝。彼时工资可怜，日常开支都挺紧巴的，报废的管材就成了稀罕之物。厂里也体谅职工，谁要结婚，就会批点钢管给他做张床或是做几把椅子，象征性收几个钱，加工则是我们的事儿了。

班组门外有处铁质平台，20平方米左右，管子要摆放在上面焊接，这样才能保证铁床横平竖直不走样。不过手艺再好，焊口那里也不会太好看。两根40毫米立柱与两根25毫米的横梁连接，怎么也离不开气焊。然而那些14毫米的竖撑，只要在两根横梁上等距离钻上孔，直接插进去就不用焊接了，这样会美观不少。我想改变工艺，师傅不允许，偷着试了后，得到了大家的夸奖，师傅也就不放声了。

1994年工厂解体时，师傅已届退休年龄，直接就办了手续，不过他也闲不住，倒腾布匹又发了点小财，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如今师傅虽然年已九旬，记忆依然清晰，前些日子我去看他，说想把他跟学徒的经历写一写。师傅回答：“该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实事求是！”